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7月30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 编辑：常元慧 美编：许茗蕾 校对：刘辉

雨中的『堂吉诃德』

□李江艳

那天下午，老公兴冲冲约我跑步时，我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。我偏爱瑜伽垫上的呼吸吐纳，肌肉在静态中舒展如柳，哪习惯跑步时胸腔里像揣着只乱撞的兔子？可看着他眼里的光，终究没好意思扫兴——就当是给生活换个频道吧。

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，闷得人喘不过气，他却乐滋滋地说：“这种天跑步才舒服，不晒，出汗也痛快。”我被他拽着慢慢跑，他说这样刚好能聊天，我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想省着——呼吸尚且勉强，哪敢分神说话？心跳像鼓点似的渐渐密集，他忽然扭头问：“知道二宝能跟我跑到哪儿吗？”我摇头，他偏要卖关子：“跑完再告诉你。”我心里那点好胜心顿时冒了头：总不能输给儿子吧？好歹练了这些年瑜伽，耐力总该有几分。

雨点子落下来时，他更兴奋了：“小雨里跑才叫惬意！”我们跑过高架桥底，北边雨势渐大，折返回桥底，南边却零星几滴。“再跑一圈？”他眼里闪着挑战的光，我竟鬼使神差地点了头——成年人的世界，认怂总是太难。可跑到桥北，雨突然泼似的往下倒，刚犹豫着要不要往北，脚还没转过来，倾盆大雨已经砸下来。

离桥底还有五百米，我几乎是吼着冲了出去。腿像突然接了指令的机械臂，不听使唤地往前迈，明明累得想瘫倒，却憋着股劲往前冲。雨水瞬间糊了视线，衣服吸饱了水往下坠，心里的念头像被雨砸得七零八落：早知道不跑了！第一次就遇上这鬼天气，不是倒霉是什么？活脱脱两只落汤鸡！

扑进桥底的那一刻，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躲雨的人偷偷打量我们，眼神里大概藏着笑——这对冒失鬼。刚想等雨小些再走，老公又说：“反正都湿了，跑回去吧。”我跟着他再冲进雨里时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：我怕不是个傻子。雨水灌进眼睛、嘴巴，路边躲雨的人、撑伞的人、披雨衣的人，都像在看两个疯子。可跑着跑着，脚步慢下来，索性走在雨里，任凭雨点打在脸上、胳膊上，倒有种

破罐子破摔的轻松——反正已经这样了，淋透了，反而没什么好怕的。

回家洗了热水澡，裹着毯子坐在沙发上，忽然想起《堂吉诃德》里那个骑着瘦马冲向风车的怪人。他总以为自己在对抗巨人，我们又何尝不是？出发时想着“不能输给儿子”，雨中想着“不能认怂”，被淋成落汤鸡时怨天尤人，最后却在狼狈里走出了点坦然。

生活从来不会按瑜伽垫上的节奏来。它总有突然泼下来的暴雨，有始料未及的转折，有看起来像笑话的坚持。我们或许都曾像堂吉诃德，带着几分天真的执拗对抗着什么，最后在狼狈里发现：那些让你骂自己“傻子”的瞬间，那些淋透全身的暴雨，那些不得不往前冲的时刻，其实都在悄悄教会你——比起完美的姿态，带着一身泥泞依然往前走的勇气，或许更接近生活的本相。

老公递来一杯热姜茶，笑着说：“下次还跑吗？”我瞪他一眼，却忍不住笑了——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下次，我们还会顶着什么奇怪怪的天气，做一回别人眼里的“疯子”。

追上那个红发少女

□王雅霏

避开工作日的下班高峰期，街巷重归空旷安静，夕阳沉入地平线，青中泛白的城市尽头，偶尔穿过三两个人，或是一辆自行车，黑白相间，像一幅平淡无奇的小城剪影。闹中取静，很适合傍晚跑步健身。

我和父亲步伐均匀地跑过地铁站，准备继续完成运动计划中余下的三公里。这时，远处一抹跳动的红色火焰跃入眼帘，在暗淡的暮光下尤为醒目，

像是一个扎着红色马尾的姑娘。“太飒了！”我忍不住赞叹。父亲却眉头一皱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太招摇了。”“不不，那叫个性。”我趁机给他科普起来，“我们这一代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会勇敢地追求，不惧怕和别人不一样！看，红色多鲜亮！”

父亲毫不让步地说：“个性也要适度，一个小姑娘这样打扮，非常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关注！”

我们边跑边争论，穿过热闹的地铁沿街小路，麻辣烫的料汁咕嘟咕嘟地沸腾着；揭开炉盖，梅菜饼的麦香混杂着咸香一个劲儿地往人鼻孔里钻。我朝着父亲挑眉，故意发出倒吸口水的声音，父亲被我逗笑了。父亲喜好美食，可惜在最近的体检中被查出高血脂，于是他在“管住嘴”的同时，毅然加入了我们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的跑步队伍。运动短裤、跑鞋、手机臂包，全套装备的“武装”下，仍掩饰不了父亲气喘吁吁的疲惫，我不动声色地放慢脚步等待他。父亲的手机播放着几十年前的老歌，我们缓缓跑着，任由记忆的断点一个个被音乐重新接通。重复的旋律像一个个轮回，我们在时间的轮回中长大、衰老。我想起，或许往前数千次，在歌手唱到这句歌词时，父亲总喜欢应和着内容，将我高高举过头顶，那时父亲身姿那样挺拔，仿佛永远都不会老。

记忆再次被前方的红发少女打断，高高的马尾随着她的步伐一跳一跳的，充满朝气。父亲说，一会争取超过这个小姑娘，给她普及一下安全常识，劝她把发色染回正常的颜色。

突然，几个男生从街角暗处窜出来，一下拦住了红发少女，然后开始夸张地大声说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下遭了……等我回过神的时候，父亲早已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一如从小到大，他无数次扔下我去执行任务一样，我把手机调整到预报警模式，拔腿追了上去。

父亲很快追上了红发少女，不过他们没有产生我预想中的争执拉扯，父亲只是站在原地喘粗气。我赶上前一看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哪里有什么红发少女，原来是一个背着羽毛球拍，身材有些瘦小的青年，露在外面的手柄为了防滑，用红色胶带做了一层层的缠绕。倒是几个小青年大概没见过跑步这么迅猛的大爷，纷纷给父亲竖起了大拇指，我也给父亲比了个赞。

我想，也许这就是父亲，他们的爱藏在古板的挑剔和说教里，也藏在润物无声的默默陪伴中，藏在一切的琐碎和争执里。他们会落伍，也会力不从心，可那些固执的关心和笨拙的保护，从来都不会过时。当你需要时，他永远会像今天这样，毫不犹豫地冲出去，哪怕追的只是个误会。

母亲的花裙子

□刘希

回农村老家，和母亲闲聊时才得知她从未穿过裙子。

我惊讶极了，问她为何不穿，她说农村活多，穿裙子不方便。原来，长年累月的劳作埋葬了母亲穿裙子的念头，我这才记起，母亲夏天也一直穿着长袖上衣。她说，这样一则是防蚊虫叮咬，二则是避免劳作时庄稼和杂草划伤手臂。

我特别喜欢穿裙子，衣柜里全是花花绿绿的裙子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买新裙子，那些裙花飞舞的日子，想起来是幸福的、快乐的。我又开始心疼母亲，裙子本是开在女人心上的花，如果不是因为长年劳作，如果不是有繁杂的琐事需要打理，她也一定喜欢穿裙子。粗心的我竟然忽略了母亲也是女人，也爱美的事实。

我淘来三条素色小花图案的桑蚕丝连衣裙，这种裙子又轻又薄，穿上没有太多束缚。到家后，我把它们递给母亲，母亲摸了摸，说这是城里人才有机会穿的，她穿不合适，更是不同意试穿。我再三央求和鼓励，她终于进了里屋。母亲拉开门出来时，像个孩子站在老师面前一样拘谨，她扯扯裙角，轻声说，没想到还挺凉快的，就是不太习惯。看得出来，母亲动了心。我赶紧拉她到镜子前，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我则在一旁连连夸赞她穿裙子真是好看。

穿了几天，母亲渐渐适应了，洗完澡就穿上睡裙去睡觉，做饭时也不着急换长衣长裤了，就在裙子上系上一条围裙。母亲说难怪城里老太太都爱穿裙子，果然好看些，而且比长衣长裤要凉快得多。她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的小孩，充满了快乐与欢喜，看着她穿着裙子越来越自在，我不由得为她开心。这个炎热的夏天，因为有裙子带来的阵阵凉意，她的心情想必是舒畅的。

以后我要给母亲多买一些裙子，让她的衣柜被漂亮的新裙子挤得满满当当，希望她的夏天也是裙花飞舞的夏天，是带着宠爱与呵护的夏天。

